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賜進士及第部尚書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湖廣地方並兼提督兩廣等處都尉兼編纂

宋紀一百三

起屠維作噩正月盡二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

京西北

路兵馬鈴轄翟興訴翟進死事于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爲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浚溝高壘儲蓄糧餉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

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眾心然後舉事
東京留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
檄報進悖逆顯著請興破賊于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
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辛巳金元帥左都監棟摩舊作閻母

改今卒棟摩太祖異母弟也後追封吳國王改封魯王諡

壯襄

致異金史棟摩傳作天會六年薨今從本紀載于七年又本紀作吳國王棟摩薨據本傳則熙宗時

追封吳國王其時尚未封王蓋史家追書也今改正

乙酉通問使劉誨等自河

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王貺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
遣祈請使副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
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留虛中而獨遣可

補誨貺與可輔偕至行在帝嘉其勞以誨爲朝奉郎

甲午金以南京畱守

攷異金史韓企先傳作西京畱守今從紀

韓企先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以劉彥宗歿代其任也旋念彥宗舊勞起復其子筈直樞密事加給事中 丁亥

金人破青州權知州魏某爲所殺又破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皋與小校頭張成率眾據濰州皋自爲知州以成知昌樂縣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眾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畱與飲伏兵擊殺之逐其眾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

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

容于壽寧寺 懷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攷異宋史作檢校司空今

從要錄 占城國王楊卜麻疊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

檢校司空眞臘國王金哀賓浚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

空閣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竝加檢校司徒皆用南

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辛卯陝西都

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

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卽以興知虢州 甲午上元

節有南僧被掠至拉林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

以爲戲金主見之駭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

人謀變事泄而誅故金人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尅
日時以此爲信耳命殺之 乙未京城畱守杜充襲其
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
弟有眾數萬分爲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拱聖指揮
爲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盟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
結甲夾河守禦川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卒乃去及
充爲畱守又受招安用屯于京城之南南御園善屯于
京城之東劉家寺時岳飛自太行山王彥軍中歸京城
爲統制與桑仲李寶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
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眾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

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爲所執 金人旣棄青州去

軍校趙晟

政異趙姓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會孝序傳

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

知青州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

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

喜返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頗歸者給據

放還于是晟之黨十去六七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

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帝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

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致仕尋卒 御史

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于眾爲禦敵之策吏部尚

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百辟皆言疆弱不敵臣
願廟筭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飭諸
將訓習彊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
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
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
雖于鎮江之岸擺泊薄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
可渡處甚多豈可不預爲計望制使兩員一自鎮江至
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
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
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爲難今視去冬

又爲難矣去冬金但游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眾者

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

舊作粘沒喝卽宗翰

且親至濮及開德矣

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巋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欲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荊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陞

下毋以字文虛中奉使未同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
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
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游
騎及于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
謂今日莫先于遠斥候管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
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
江若屯重兵于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
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于岸而敵亦能斬木繫
棧以濟或以精騎閒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
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于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

原諡遠民心易搖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爲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爲宗社計而出于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于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于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將預區處以俟揆報揆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此時羣臣奉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抄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走之

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
攷異李心傳云據張潑劾黃潛善等疏知降旨爲庚子
日也朱勝非聞居錄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黃相約諸
政曰六宮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僂惟吾曹骨
肉不可動動卽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伸劾疏全不同
歷二月庚戌朔詔土庶從僂往來官司不得妄有
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實今不取京

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
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爲守
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皋權知昌樂
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眾行至秬米寨不虞
皋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
成知萊州洪道旣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

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已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
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衷甲遂闔扉不納而縱
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
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囚之 京城統制官張
用王善爲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
皋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皋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
踐尸而渡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驛送
李寶歸京師于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
以來爲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
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于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

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吾當往蔡州然兄
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翼日善鳴鼓進雲梯
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
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俟鴉頭變白乃
捨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畱守杜充
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潁昌府直寶文閣郭
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程昌寓善金
遣味道以旗榜招之昌寓既見味道使人摸其囊中得
金檄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于市 丙午
金左副元帥宗翰破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

初宗翰自襲慶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翰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翰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閤門遇害城始破武衛都虞候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爲金兵所擊以爲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爲興復計宗翰旣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事間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忠節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兵潰于就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翰兵至滕縣間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

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帝不得出而宗翰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晚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流陽世忠在流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翼日諸軍方覺遂潰去閣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于漣水軍之張渠邨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眾自此輔達聚眾于漣水李在據高邨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爲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翰入淮陽軍執守臣李寬而去京東轉運副使李被從軍在淮陽爲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

二人寬遵勛孫被清臣子也 己酉金人破泗州先是
禮部尚書王紉聞金兵且南至率從官數人同對帝命
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
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白氍
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閻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
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游騎
數人乃知爲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
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
書乞爲宗社大計速圖所以安聖躬者兵至泗州近境
瑾引軍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

氛蔽日金人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日榮關死金人
乃于泗州之數十里閒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
至帝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二月庚
戌朔帝駕御舟泊河岸郡人惶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
楊晟惇奏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帝
卽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畱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
三分之一帝許之戶部尚書葉夢得卽具舟楫從大將
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
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
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

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沿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任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鬪志未至淮而潰金人以支軍攻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同城中閻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壬子金人破天長軍帝遣左右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爲金人至遽奔還帝得詢報卽介冑走馬出

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
過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
出城中大亂帝與衍人竝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
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
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騫軍民爭門而死者不可勝數
帝次揚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帝掣手劍殺之時軍民
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
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鑄方辨其非而首已
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
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

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遜爲亂兵所殺太

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鏐南城人

唐俊唐傳兄也

攷異熊克小紀作大理卿黃鏐今據繫年要錄所引日紀作司農卿又日紀稱

史徵范浩渡江至常州宜興縣境爲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微爲拾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愿從者聖微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知有君耳吾從吾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邂逅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微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

延後知不可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爲所執聖微竟死朝廷

不同今附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帝于瓜洲鎮得小著于此

舟卽乘以濟次京口帝坐水帝廟取劒就靴擦血百官

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間車駕進發居

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迺始有

諫議大夫鄭慤請詣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慤從行帝

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將瑪圖舊作馬五今改以五百騎

先馳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已遁去州民備香

花迎拜金人入城問帝所在眾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

洲望江而回攷異金史宗翰傳云襲康王于揚州未至

下康王間兵來已于前一夕渡江矣今從宋史及金兵

繫年要錄作壬子金史太宗紀作五月乙卯蓋誤金兵

屯于摘星樓下城中士女金帛爲金所取殆盡南陽尉

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爲金兵所得欲妻之晏氏卽

刎縊求死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 金人之未至

也公私所載舳舻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爲利及金兵至湖不應開盡膠泥淖中悉爲金兵所取乘輿服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帝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具帝以一貂皮自隨臥覆各半帝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彥爲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彥同寢帝解所御綿背心賜之士彥仲維子也初賊靳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眞州及帝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眞州而去眞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揚祖亦遁賽與其叔往來于江中

癸丑金游

騎至瓜洲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
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金兵
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兵掠而去金帛珠玉積江
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
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洲敵騎已
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爲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
于是太學諸生從帝南渡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帝
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帝曰姑畱此或徑趨浙
中邪奉國錫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
帝問何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

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帝曰濟渡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帝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猖獗矣二府皆曰善帝曰如此則宰相同往江上經略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陳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以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畱滯蓋淵怒

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
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
數百騎來襲皆無器甲已牽所部千人集諸潰軍射退
矣遂以義爲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洲渡旣而淵入對
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據姑蘇
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爲是日方
午帝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
臣復何辭以畱陛下執政未對有內侍于堂下抗聲曰
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帝甚駭
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

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竝立階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卽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眾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帝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帝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去杭州此中諸事暫畱卿處置事定卽來更無文字上馬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爲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頤浩爲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光世爲行在五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

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散之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帝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畱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曰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爲號淵及帝于呂城接者夜聞瓜洲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帝乘馬而行是時儀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

攷異高宗離鎮江日記在癸丑熊克小紀在甲寅朱勝非

開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日也據藏

金人

梓勤王記亦云甲寅幸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入真州 甲寅帝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

得通判府事梁求祖于竹林寺中付以郡事于是百姓
稍有入城者 金人揭榜于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
之去者萬餘人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
爲變以夜縱火爲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規
知之馳告守臣祕閣修撰趙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
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
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
明誠則與通判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城背遁矣
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璿自東平引軍至壽春其
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璿次壽春循

城而南守陴者見其旂笑曰此將軍豈解殺敵惟有秀
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
之瓊命斬于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
兵怨斬其同類乃持仗逐之瓊所部與格鬪因入城焚
掠紹密死于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久之贈紹密
大中大夫 乙卯帝至無錫縣 金人去真州靳賽引
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臣向子恣至以義責之
丙辰帝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
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 丁巳下詔慰撫
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

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爲帝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
幸建康帝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
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
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
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
大駕將巡于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爲請蓋倚山帶
江實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
狩于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爲今之計莫
若暫圖少安于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
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

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于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壩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于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計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旣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攻泰州守臣曾班以

城降 丁進旣受撫以其軍從帝行遮截行人恣爲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爲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眾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給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戊午帝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哺入見初帝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畱大臣鎮守勝非旣對帝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口之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

擾矣帝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對畱自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要乞從官一員同治事帝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于是帝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畱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卽出城決水溉田以隄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忠訓郎劉俊民爲秉義郎閤門祇候初帝問金人尚在揚州募能使軍

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情僞帝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賚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帝與黃潛善汪伯彥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和事其豪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祕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錄用太學博士廉布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娶邦昌兄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帝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畱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帝舟泊吳江是日金人破

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城走道遇葛進乃知青州尚爲朝廷守卽趨青州駐麻家臺畱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眾赴行在金兵至入城下通判孔德基以城降 己未帝次秀州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帝行卽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西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帝于內殿帝諭以金人尚畱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惟忠並受節制頤浩以王淵所部

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
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
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爲慮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
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授二大臣節度于是韓
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瑁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
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爲
沿淮防扼自池州上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爲沿海
防扼自泰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
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之爲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
之 辛酉帝至臨平鎮 壬戌帝至杭州以州治爲行

宮顯寧寺爲尚書省帝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于堂外
帝御白木床上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
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是日金
人破晉寧軍守臣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
寧開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
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
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
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文石皆盡
士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石贊夜啟關納金人城遂破
徽言聞兵入卽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

右略盡微言爲金所執金人知其忠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罵與之酒微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嫂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微言微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諡忠壯初晉寧之圍也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孫昂率殘兵與微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父翊宣和末以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陳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改異金史已巳破晉寧軍其守徐微言據子城拒戰庚午擒殺之宋

史作壬戌與繫年
要錄同今從之

癸亥朝羣臣干行宮降詔罪已求

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
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
維犯死罪已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李綱不以赦
徒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 初冀州雲騎
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
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氏在軍
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
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與自部使者以下皆請
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必無厭與之則示

惡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
舜陟伏兵狙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
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
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
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竝許造朝 直龍圖閣知杭州
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
擺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隄三刻承傳五鋪以使
臣一員泄之一季無違滯遞一官令尉減半推賞 戊
辰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洲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
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

（攷異）北盟會編作丁卯復入城

入揚州諭士

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于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置木柵中惟東城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黃潛善右僕射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略謂潛善等初無撻置但固畱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眞楚通秦以南州郡皆碎于潰兵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昇致傾搖

暴露行路酸鼻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
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
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
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
多不令裝載盡爲敵有其罪八自澶濮至揚州咸被殺
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摧俱受僞命而反進用
其罪十潛善于王黼爲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
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
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壅
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

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
營使司則樞密院爲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
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爲御
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斥候全無
止據道塗之言爲真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
挽留車駕罪十八盧諝自散官中引爲八座遂進樞副
伯彥之客爲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修撰二人朋
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
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
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

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
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
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帝不納曰
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受異同乃命併先獻
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
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
三省樞密院 金人自揚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
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
而去 癸酉靳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作蠟書招之賽卽聽命訴以無食
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使臣李在自流陽潰散聚
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在乃詐稱五臺
山信王下忠義軍率眾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義郎
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旣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
軍思問通判州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
截金後軍得金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
耘朝議大夫李釜皆寓居高郵在因以爲參議又聚集
潰卒數千遂據高郵 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金主以醫巫間山有遼代山陵詔禁民樵采 乙亥

詔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
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
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帝諭宰執曰始罪
東等出于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
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帝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
還或奏曰聞伸已死帝曰不問其死朝廷召之以示不
以前責爲罪之意既又贈伸直龍圖閣 丙子詔曰朕
遭時多故知人不明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
予一人旣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罷黜宰輔收召雋良
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遺民俗利病或有關

于國體或有益于邊防竝許中外士民直言聞奏朕當

躬覽采擇施行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戍所赴行在

詔復還吳江〔攷異〕繫年要錄引行在錄云俊領把隘吳

欲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走至行在〔攷異〕俊領把隘吳

上釋之卻令再往招集軍今附見戊寅江淮兩浙制

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是日以

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爲陝西節

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

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司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

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

事浩成子也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夔自興元

以輕兵赴行在以璦爲御營前軍統制璦表請幸西州
不從 宮儀自卽墨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
之 張用自淮寧引眾趨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
臣程昌胤度其未會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
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于是用駐于碓山連互
數州上自碓山下徹光壽號張莽蕩鈔掠糧會所至一
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宋紀一百四

起屠維佗酉三月盡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

庚辰中

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兼御營使

金人攻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

臣胡紉遣統制官王瑱等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

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有母宜少避易歸告其

母蔣氏蔣氏誓同生死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有備亦引去和州防禦使馬擴上言前計之誤失翠華奄處淮甸泥於請和勢力日益窮蹙此誤計也信王脫于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日望王師相爲策應乃以羣言潛沮禁其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破大名東平畧不爲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失計也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于范瓊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

駕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此
皆上天眷祐有宋計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速利
害畫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畱重臣
以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
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
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
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
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
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揆報之虛言
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

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然後悔其已晚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辛巳尙書左丞葉夢得初執政帝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爲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爲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間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爲亂帝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能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詔以夢得淡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

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
辭不拜遂徑歸卞山 嚮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
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
在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
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耕若切切事錐刀愛爵祿
我何不爲富商大賈耶 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孫覲試戶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
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
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達
及頤浩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

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鼎州團練使苗傅自負世將
有勞以淵驟得君頗缺望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
盜丁進等以賞薄怨望又淵旣薦正彥後瞰取其所予
供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帝在維揚入內內侍省押班
康履頗用事安倫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
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
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下顛沛至此猶敢爾
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
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爲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橫爲
尙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乃退爲正彥言之正彥曰

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右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是日宰相朱勝非奏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傅等卽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爲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書其名于後履密以奏帝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爲備勝非問知其謀否履曰畧知期

以來早集于天竺寺方諭其意田卽苗金卽劉也詐言
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勝非卽召淵告之
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于寺側是夜城中驚
惶居民杜門不敢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
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置使劉
堯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傳
劉正彥令王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王淵退朝卽猝下
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攷異宋史王淵傳云
侯淵入朝伏兵殺之
老學菴筆記云臨安父老言苗劉戕主彌在朝天門外
今都進善院前然日歷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於
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淵死於第九
非也今從繫年要錄作退朝被害遂遣人圍康履家

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于市正彥卽與傅
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
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傅等通爲囊橐被甲持
刃守宮門宮門亟閉時尙書右丞張澂方畱身曲謝康
履遽前奏有軍士于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帝召
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
常今有報否帝曰無也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
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帝大駭愕不覺起立勝非曰
旣殺王淵反狀甚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
已逼門不可開勝非澁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

院事路允迪急趨樓上傳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遠等
介胄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
湛引傳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
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
見請帝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
日將午帝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大呼曰聖駕來傳等見黃蓋
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
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
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

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
顧止佗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
誅訖夏乞康履監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帝諭以內侍
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傳曰今日之事盡出
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帝曰知卿等忠義已除
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前副都統
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逞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
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
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患至此爲極若不

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憐一
康履姑以慰三軍帝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于清漏
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閣門遂以付傅等卽樓下腰斬之
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履旣死帝諭傅等
歸塞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卽大位將來
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帝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
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帝許
諾卽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
門外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
帝已有故事張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

事當爲社稷百姓又曰天無二日眾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傳正彥不拜帝問故眾莫敢對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帝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帝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帝坐一竹椅無藉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帝曰不當坐此矣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官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帝密

語帝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爲不可曰
若爲邀去柰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
言可觀羣兇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
之傳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
爲天下主張太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夏祖宗
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
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
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
猶豫太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
皇子太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皇

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太后曰皇上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太后不聽傅正彥呼其眾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解衣就戮遂佗解衣袒背之狀太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它變顧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勝非不能對適顏岐自帝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

太后猶不允傅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帝遣白以事無可柰何須禪位勝非泣曰逆謀一至于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請下樓面詰二兇帝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爲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竝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卽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束卽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帝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

郅令草詔郅請帝御札帝卽所御椅上佗詔曰朕自卽
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
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
毓德東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
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心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帝書詔
已遣人持下宣示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問之王
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
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帝徒步歸禁中軍士退
去尚喧呼于市曰天下太平也是時諸門皆傅等以甲
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

乘勢攘殺請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
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并衢杭人賴以安堵帝
既還內宰執從至殿門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
執內宿帝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帝
曰康履曾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倨坐跣足使
諸將立于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所求
求而不得則怨矣帝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
皆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
爲後圖之緒帝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
當降赦蓋羣凶既殺上淵又劫掠意必望赦它日勢可

行遣豈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草赦庶可其議帝曰卿
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
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羣凶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當
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它人
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奏對太后曰彼不疑
否勝非曰宜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
其疑勝非退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
不可收拾矣它日傅等人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
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是日上移御顯忠寺宰
執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人伺

察恐匿內侍故也

攷異高宗移御之日趙姓之道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閱世錄在十六

日甲午惟朱勝非閑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睿聖爲官名與日歷合蓋自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誤記耳日歷云以杭州顯寧寺爲睿聖宮按顯靈寺已爲尚書省王庭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卽劉正夫第故閑居錄云正夫賜第也

甲午太后與魏國公垂

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

日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畱內

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降制大赦詔有司月以錢米

廩給司馬光之後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

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

使攷異世忠此除日歷及碑誌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進書武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捧曰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畱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押赴行在丙戌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江東制置使呂頤浩方至江寧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兵變無

疑矣頤浩卽遣人入杭伺賊并寓書于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賁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爲尚書右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孝迪下蔡人

靖康初嘗爲中書侍郎及是再用有進士黃大本者浪迹江湖舊爲蔡條客二兇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求試用乃以爲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秘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閭門祇候假武義大夫閭門宣贊舍人竝爲先期告請使以行 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苗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

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
會張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
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倉皇至浚問知俊來
浚知帝遇俊厚可與謀事諭東野急開門納之浚語俊
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
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
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
肯移時辛未宗趙哲至爲浚言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
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疎聞公舊識鈞甫當先
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爲之計浚然其說卽同趙哲馳

入張俊軍中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蠲書諭呂
頤浩劉允世起兵狀又令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永
宗道宗弟也 已丑改建炎三年爲明受元年先是王
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
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爲治轉禍爲福在反掌間耳亦有
意于此乎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
有除授固所願也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
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卽得世修益喜于是爲之往
來傳道會苗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建康勝非畱
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北

沿江皆未有備太后曰何以卻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
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可也后曰審慎處置此是第
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察二凶愚無英氣鈞甫世修
皆有悔意未敢淡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后遽曰如
何勝非請屏左右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夫人何
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
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卽令往來睿
聖官卿但奏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兇之力
至此極矣向張遠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
家人人可以致富及掠索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

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此皆傅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請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昕秦州人本王淵部曲後在傅軍中以正彥手殺淵極銜之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爲不可苗傅趣之勝非曰已議朝夕行傅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聞太后曰三事中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頗以爲言語未畢內批傅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畱此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爲言已論改元事庶于世修無

疑勝非以爲然至是降制 尚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上言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遐避恐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它事尚望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未盡遐及靳賽之眾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讐若臣不少畱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帝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以爲若此恐傅等自疑罪大不容或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遞發奏狀并以其副申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

書遺傳正彥言太后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遑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于反掌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以集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

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沈鷟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睹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難必先眾倡義而起何患不速是日張浚書至江寧呂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浚及諸大將約會兵時議論不一人情洶甚江寧士民知頤浩起兵議畱頤浩頤浩乃檄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畱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苗傅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爲控扼之備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

檢校太保殿前都指

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
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瑄爲慶遠軍節度湖北
制置使苗傅劉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
俊舊不平欲間之使爲已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
屯淮西故首擢之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
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上言近聞將相大
臣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但方今強敵乘戰勝
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望太后皇
帝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機從

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
駕幸江寧以圖恢復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覩今日之
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變身謹泣血兩淚拜
章望聖慈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令所刪定
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
張浚欲遣辨士持書說二賊使無它圖以待諸將之集
念無可遣者浚客遂寧進士馮轡素負氣節聞之慷慨
請行且曰事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遣書
至浚知頤浩已有定謀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
及舉事次叙浚知苗傅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

與其弟翥自傳軍中間行至平江爲浚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間風聲鶴唳皆以爲大兵至安能成事 晉寧旣破金人返軍趣鄜州權鄜延經畧使

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破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轡赴

行在浚爲咨目請主上親總要務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畧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于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

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苗傅以堂帖趣張俊赴秦州命趙哲領俊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爲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慤試御史中丞慤常面折二兄朱勝非言于太后故有是命攷異朱勝非開居錄十五日晚朝留身奏言自事變以來

今十餘日能爲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慤邴舊爲內翰今乞再除慤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爲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須蒙恥奮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坐觀成敗是何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爲激勸攷日紀邴初六日已先除學士
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與勝非所記不同

官會林爲翰林學士林不受 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

移禮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卽請

老不許請就醫秀州許之 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

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

三省爲起居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竝爲監察

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挂冠去至是復用延壽舒城

人也中書舍人林通充徽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通閩縣

人二凶之亂通首請納祿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忠州

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眞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爲

御營司統制彥曰鴟梟逆子行卽誅鋤乃欲汙我卽稱

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 兩浙轉運副使
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七十萬匹有奇
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以助國用東南折
帛錢蓋自此始 甲午貶內侍官曾擇等于嶺南苗傅
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
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慤言黃門宦官之
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
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
事于上則生民受禍于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
勝然後羣起而攻之眾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本

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
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
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
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請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
援淮甸以渡民兵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內
侍陳恐動之言卽時南來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
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眾兵
也今陛下卽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所以招
禍之由痛革前弊調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望聖
慈垂省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竝選擇純實謹

愿椎朴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闌備掃除而已官高
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
俾無浸淫以激眾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
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于所
轄軍伍其它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
以昭尊君親上之禮而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畱中
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 苗傅劉正彥詣都堂
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尚書右丞張浚以爲不可
固止之傅等又欲挾帝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
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

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轡再見傅正彥
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轡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
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于將軍
之前不言則它日事故愈大亦死于亂兵之手等死耳
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轡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
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攷而知也
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
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
且前日之事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
在軍中二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

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
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
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輜曰太母淡居九重安能勒兵
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
見輜辭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輜
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翊日卽
遣歸朝官宣義郎趙休與輜偕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
同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
苗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頤浩
知其意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

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尚空年號其屬請以族行頤浩
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躬擐甲胄
據鞍執鞭誓眾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頤浩援筆記起
師之曰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采石刻之以堅將士
之心先是張俊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
事楊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俊被朝旨領張
浚人馬從浚所請也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
受詔赦及二囚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
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傅嫚
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資將軍

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傳意解劉正彥
曰此未可信卽令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夏衣踰牆而
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夏服見睿聖皇帝于
別宮帝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
不復問卽遣詣張俊軍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
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
將人人自以爲帝所倚望感泣自奮驟是士氣甚振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
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肖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

遺書使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
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卽進兵浚諭之
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轡甘
言誘賊矣致異熊克小紀云始王淵識韓世忠于微時
待之絕等至是世忠奮發討賊尤力致世忠
雖王淵舊將然其人忠誠最著故首有便去救官家之
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疇答
之恩而爲之復
警也今不取

賊張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
廬州卽日進發行三十里彥眾稍息飲酒大醉德伺知
之率數百人徑入彥之眾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
至宣化爲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

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隨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遂趣平江以德爲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于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間變請于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命雋之搯置大軍錢糧以俟頤浩 戊戌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傳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卽詭爲好詞報傳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傳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後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眾皆曰我順彼逆浚曰浚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卽曰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眾皆諾初沐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偕之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浚恐傳等以僞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

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悉投之水中 已亥張浚復遣

馮轡入杭移苗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移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于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又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不然則謂之大逆族誅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

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
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
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
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
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偕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
于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于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
及所摺置事皆託它詞未敢訟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
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
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奪其兵乃
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卽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

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祕書省
正字馮檣嘗與直龍圖閣黃槩軍器監葉宗謬密議欲
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謬以爲然因市小舟欲見浚于
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秘閣范仲熊者冲之子也
嘗爲河內丞畱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
岐薦之除吏部員外郎檣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爲人
仲熊曰鈞甫疎柔吉直檣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
軍中氣盛未可戾子檣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
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
責黃州閩練副使郴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

后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早來不得已已貶張浚帝
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苗傅得浚手書卽請紬浚右
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
非且言浚見詆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
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它變謂之曰罷浚兵權而
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御
營都統司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
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時韓世忠扼秀
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始沮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
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呂頤浩軍

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道募得
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遇之
道過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浚得之恐
將士觀望不盡力讀書曰得書趨赴行在卽日起發浚
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
族頤浩褻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又幾
陷竄邇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罄今日爲社稷死豈不
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卽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
檄而浚爲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
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

好謂傳曰今當啟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
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太后召梁
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
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來梁氏馳出都城遇苗
翊于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摔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
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
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
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轡又說王
鈞甫曰此事若了在它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
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

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
殿後遂以勤王爲名癸卯顧浩浚傳檄中外遣迪功郎
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祖諭越州又遣統
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
丹陽人也初顧浩至平江張俊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
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爲盟主
顧浩慰勉之是日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俊
相與釋憾苗傅等計不行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
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傅正彥至勝非語之曰反正
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佗一章

轉面頸發赤慚慙不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遠請反正
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前日王淵不當佗樞密人
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
六軍請上還官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卻立不對傅
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王世修又以言
逼傅不能答勝非令世修卽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準
備將已上皆書名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
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呈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勝
非卽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昉分佗百官章三奏三
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 同簽書樞密院事

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上言建炎皇帝卽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浚恐太母垂簾嗣君尚幼未能勘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卽尊位或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勤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傳等計竊益懼是晚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

宮見帝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于帝傳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帝開門納之且令衛士掖以陞殿傳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帝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于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爲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傳等再請帝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傳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

永載曰主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是月金人破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爲糧時當兵火之餘又值河決州郡互不相顧金再攻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于是右副元帥宗輔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至安邱縣求援于宮儀儀發兵迎洪道別爲一寨以處之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其歸

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團鄉民爲兵誓以平敵還者必斬叔父展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眾促命斬之士皆感厲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 金尚書左僕射高貞罷金主詔曰軍興以來良人被掠爲奴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金左副元帥宗翰聞帝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度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